

科普文学

流感病毒分为A、B、C三种类型。其中A型流感病毒会引发流行性疾病,“冠状病毒(引起普通感冒及SARS的病原体)、副流感病毒,还有许多其他病毒都会引起类似流感的症状,经常混淆。”这是美国作家约翰·M·巴里1997年初动笔,花了七年时间完成的《大流感》一书中的论述。

在我们一般人的眼里,流感就是一种感冒,一种常见病。可是,约翰·M·巴里却认为流感是“最致命瘟疫的史诗”,并用洋洋洒洒40万字去追根溯源。为什么呢?因为流感太凶狠太厉害了,仅1918年发生在美国的流感,24周之内就席卷全球,据说最终导致近一亿人死亡,比近年来因艾滋病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如此猖狂的“流感魔鬼”,当然会引起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约翰·M·巴里的重视。

1918年的流感虽然已成历史,但它祸害世界,甚至波及太平洋上与世隔绝的岛屿的汹涌气势仍然历历在目。约翰·M·巴里振臂呐喊:“切不可忘记啊!”他抛弃狭隘与偏见,还原真相,讴歌科学精神,一路追寻下去,揭示了流感的起源,即流感病毒并非从人类发源,它的天然宿主是鸟类。鸟的粪便中含有大量的病毒,人类接触鸟类病毒之后会被直接传染。开始的时候,这种传染的概率较低。但是,“一旦一种流感病毒的新

科学的胜利

莫测

变异体适应了人体环境,则很可能会迅速传遍整个世界。”后来,不少传染病都证明了这一科学论断。

这是一个科学和探索的故事,一个关于人们应该怎样改变思维方式的故事,一个关于人们在近乎完全混乱的环境中应该怎样冷静思考,然后作出果断抉择并付诸行动,而不是无谓地长时间争论的故事。显然,作为文学家的约翰·M·巴里更有科学眼光和政治智慧。所以,他不惜笔墨,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去探究和描写科学家、医务工作者和政治家们在巨大压力之下正视流感、解释流感、认识流感和战胜流感的博大胸怀和科

学态度。正因如此,人类才不断彰显了更多的优秀品质。

医学专家们在寻找流感治疗方法的同时,还解决了治疗白喉、梅毒、伤寒、霍乱、脑膜炎、黄热病、破伤风和黑死病等传染病的难题。如破伤风,到1903年,美国每1000名患者中有102名难逃死劫。10年后,抗毒素的普及,把死亡率降到了零,这是科学的伟大胜利,是人类的伟大胜利。在科学的道路上,埃弗里、韦尔奇、刘易斯、钱恩、弗莱明、西奥博尔德等一批又一批逆行者,他们吃住在实验室,同时进行几十项实验,像钻孔机一样将它们钻裂,在数据的每条裂缝中寻找线索……以数月、数年而非几小时、几天的时间来分解病毒。正如伯内特所说,流感是近年来医学上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整个20世纪20年代,研究者都在耐心研究这个问题。功夫不负有心人,1928年,弗莱明研究出了可以杀死多种球菌的盘尼西林。接着,弗洛里和钱恩携手合作,又把盘尼西林制造成了可靠的药物。从而结束了“没有一种药品、一种疫苗能够真正预防流感”的历史。让人们终于从愚昧(当年希腊人涂抹芥子膏、意大利人注射氯化汞、英国人静脉放血、法国人服用砒霜和美国人往脖子上挂樟脑丸大蒜以抗击流感)中走了出来。

约翰·M·巴里通过《大流感》告诉我们:“瘟疫是可怕的,但瘟疫最终会被人类战胜。”

平淡的幸福

任正铭

随着全国大部分地区调整为疫情低风险区,我们这颗悬了几个月的,也随阳光灿烂起来。

这次漫长防疫抗疫的难忘经历,终将成为抹不去的历史记忆。回望那些日子,我们只能与这个世界隔屏相向,厮守于家庭。正如人们感到隔离时期,身不由己地多了一份对家庭、对亲情的重视。

往年元宵节一过,由于工作的缘故,我们一家早已各奔东西了。而隔离在家的日子,唤醒了我们一家人居家生活的温馨。儿子自从在重庆安家立业十多年以来,第一次和我们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这么长时间。

以前儿子在江西庐山读书时,孩子他妈在重庆管理着一家幼儿园,而我却漂泊在云南的昆明。后来儿子在重庆主城工作生活,孩子他妈在贵州从事职业教育,我却在江津的一所中学教书。一家三口聚少离多的日子,成了我们家的一种常态。

有一年我到重庆去看望儿子,吃小面时我拿出500元给儿子让他拿去用。刚参加工作的儿子接过去说:“谢谢爸爸,我会拿这钱去交房租。”看着儿子一脸的真挚,我发现儿子真的长大了,那种眼神里不仅流露出来的是感恩,更多的是使我明白了这个20多岁的小伙子,要开始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了。

一地鸡毛的日子,让我们都学会了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的独立。记得在2016年4月,把才装修好的新房子锁上,我又背上了行囊,再度来到昆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奈何我就是这种奔波的命,我们一家似乎也习惯了。

疫情来临后,小区封楼出不去了。每天醒来,透过玻璃窗往下望,空空荡荡的街上几乎无人行走,城市就像是睡着了一样。后来疫情向好,朋友帮我买到了口罩,约我上街去拿。踏进曾经熟悉的街道,我竟然有些陌生,街上没有了往日的熙熙攘攘、门庭若市,每条街道冷清得像一幅冷色调的画。我一个人走在寂寥的街头,除了零星有几家药店开着外,沿街的门面都关门闭户,心里不觉一紧。自己好像进入了一部未知剧情的电影中,紧张中还夹杂着一丝害怕。

直至回到家里,那种莫名的焦虑感才有所减轻。妻子在厨房一边做饭一边唠叨。儿子长得又高又胖,成天抱着手机要么靠在床头,要么蜷缩在沙发上傻傻地打着游戏。如果是在过去,我肯定早已发怒了。但身处疫情下,一睁眼就能看见家人,何尝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呢。

原本我和妻子退休后应邀在昆明从事教育工作,刚回江津的那些日子我一闭眼,眼前就会出现熟悉了近四年的昆明盘龙、月牙潭公园和熟悉的北京路街道。对于江津的家,还有一些陌生的感觉。后来儿子也从重庆主城回来,一家人聚在家里,心中感到一种“平淡的幸福”。

厨房传来一句“吃饭了”,儿子放下手机,把一张小桌子和三张小凳子搬到阳台上,我准备好碗筷,不一会儿几样菜肴就摆在了小桌上。初春和煦的阳光穿过阳台上的三角梅和发财树,洒落在小饭桌上。

这个时候,我情不自禁地抬头,看向这几株植物。三角梅是搬家时同事送的,两棵发财树是我在楼下买的,那时它们很小,如今花钵已换了三次,它们都长大了。我忽然觉得应该把我家这三个小生命叫作“树坚强”,四年多时间里,它们几乎是无人照料,历经风霜雨雪、夏日酷暑,在阳台上独自生长着。特别是在寒冬时节,它们就只剩下虬枝的苍凉,没有想到来年里总会生机勃勃。

心坎上的端午节

谢子清

在深深浅浅的日子里,端午节就这么临近了。

心里盘算着,该如何利用这难得的假期,好好放松一下。平时的生活和工作都像被拧紧了发条,对假日自然是再期待不过了。

母亲在这个时候打来电话。先是絮叨地嘘寒问暖,关心我的工作、生活。之后,她话题一转,怯怯地问道:“端午节放假回来吗?”

我一时语塞,竟不知如何回答。只好推脱说工作繁忙,单位安排了值班,加上路途上会耽搁太久,这次恐怕就不回去了。

“国庆节会回来的。”我安慰母亲。“哦!”挂电话时,她不经意的一声叹息,写满了失落。

掐指一算,我竟然快有一年时间里不曾回家了。

自15岁离家求学,大学毕业后漂泊在别的城市,我和父母始终聚少离多。我们之间的亲情,只能依靠一根电话线维系。

逢年过节,是我们共同期盼的。每到这个时候,我总会收拾行囊,怀揣思念,凭借舟车翻过高山、趟过河流,欣欣然回到大山里,和父母相聚在屋檐下。

故乡距离我工作的城市,正好整整一千公里。久别重逢的亲情,如同发过酵,浓烈而甘醇。

但就是这样团圆、欢欣的日子,也是不多见的。一年当中,假期有限,我跟父母的相聚,只有那么奢侈的三四次。

后来,五一节长假取消,回乡的机会就更少之又少了。父母在乡村里,只有低矮、陈旧的房屋陪伴他们。我常常想起那样孤独的日子,寂静无语的大山,飘飘摇摇的炊烟,偶尔响起的鸡鸣狗吠,除此之外,就只有年迈的父亲和母亲相互依靠的影子,光阴和岁月都安静得能听见流水声。

通常,端午节是要吃粽子的,正如中秋节能吃月饼一样。如若

不然,这节日便丢掉了气氛,丧失了欢愉。那天,我小心翼翼地问母亲:“端午节快到了,家里准备包粽子吗?”“我们有什么节日呢?该吃什么就吃什么吧!”母亲回答得自然,自顾自地笑了。

在家乡,菖蒲是随处可见的,艾草也很廉价。但我明白,整日被生活拴在土地里的父母,是没有闲心去拾掇这些东西回来过节的。我不在家里,节日便不会出现在家里。



那一边(外二首)

何真宗

站在这里
那一边是大海
大海里装着天空

站在这里
那一边是天空
天空里装着大地

站在这里
那一边是月亮
月亮里装着故事

站在这里
那一边是远方
远方装着梦想

站在这里
那一边是你
你心里装着我了

夜色

夜色,还没拉开帷幕
蓝色的风,就被一轮明月
拽到了江边,水波浩渺
星落人间,醉饮西山
长江当酒一壶尽

红颜未染,一地春色
江风又起时
汽笛一鸣,心就亮了

老照片

离开五金厂数十年了
人到中年的工友
发来当年的照片,泛黄的
模糊的身影还是那么年轻
我找呀,找呀

没有哪一张合影
有一个人像我
就像那年在工厂
没有谁认识我一样

只有去车间的门口
把考勤卡一打
我的名字,才会“咔嚓”一声
带着疼痛和伤痕
从考勤机里跳出来

如今,这张老照片
被薄薄的一层相纸
挡住了岁月
却挡不住青春的色彩